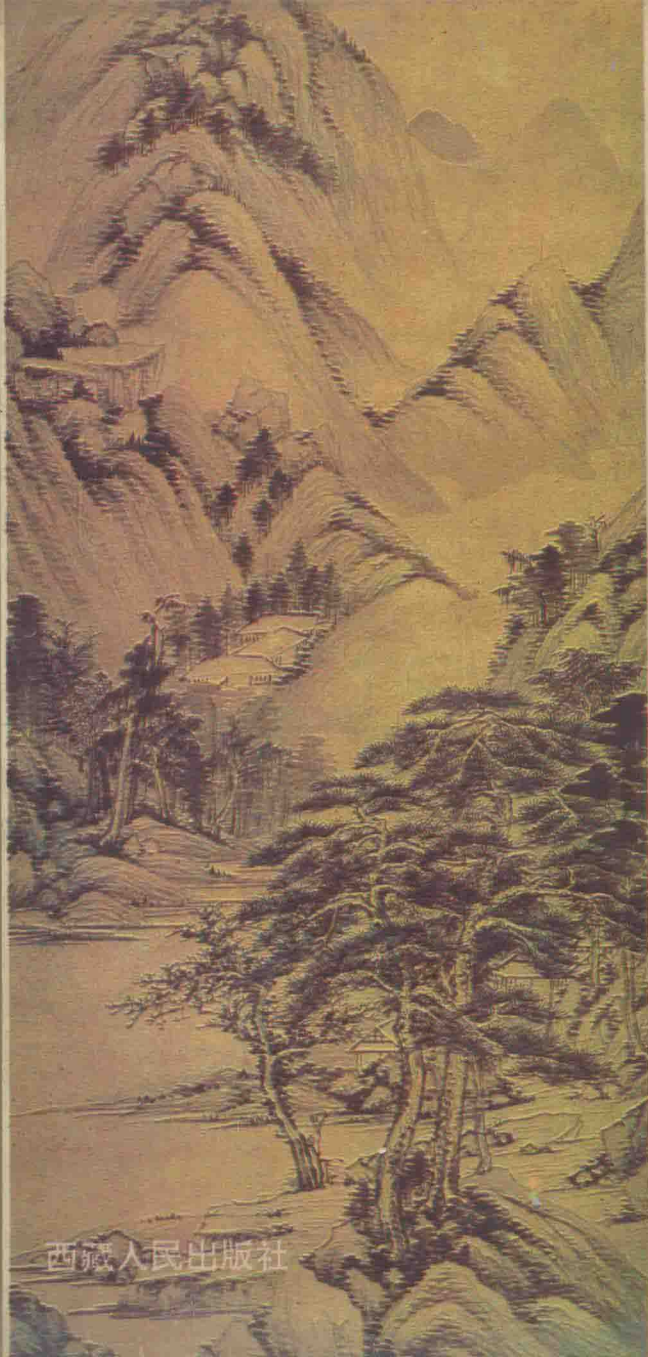


射雕英雄傳

金庸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射雕英雄傳

金 庸 著

第三冊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 新登字 01 号

射雕英雄传 (三)

金庸 著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资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 字数：108千字

1993年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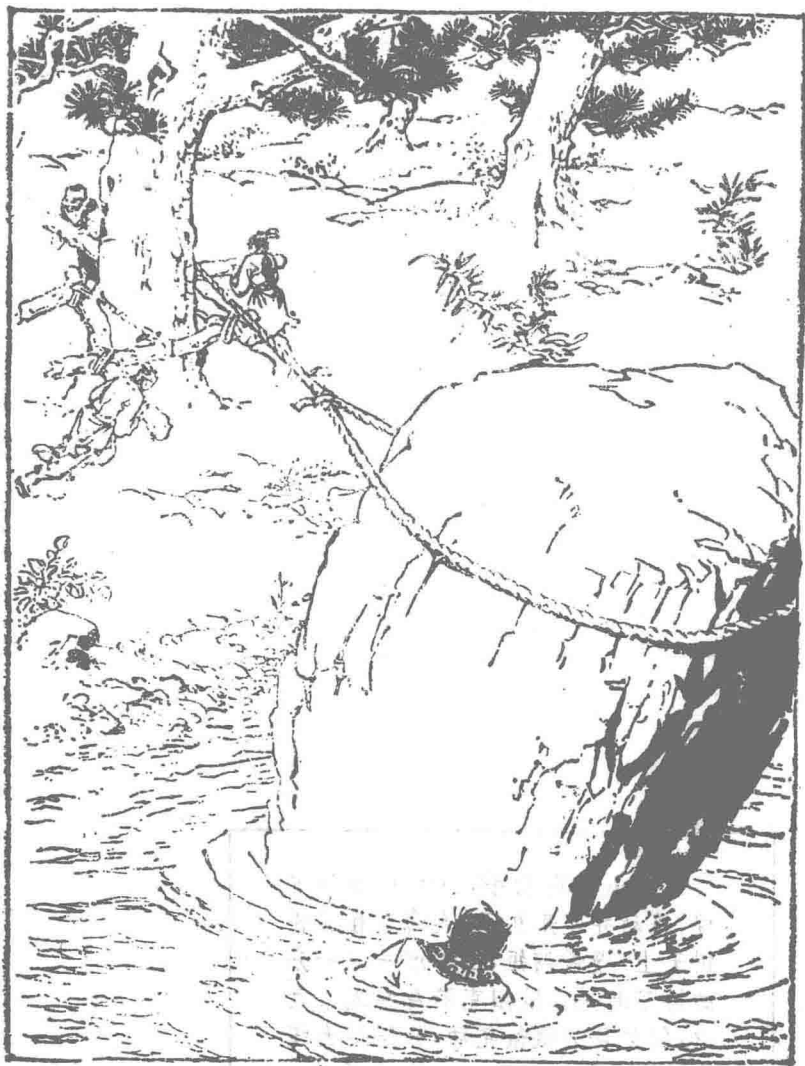
印 数：01—5000

ISBN7-223-00527-0/I·84

全四册定价：24.80元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千钧巨岩	(613)
第二十二回	骑鲨遨游	(651)
第二十三回	大闹禁宫	(687)
第二十四回	密室疗伤	(717)
第二十五回	荒村野店	(745)
第二十六回	新盟旧约	(783)
第二十七回	轩辕台前	(809)
第二十八回	铁掌峰顶	(833)
第二十九回	黑沼隐女	(861)
第三十回	一灯大师	(889)



三人当即动手，将古松当作支柱，推动井字形树干，大缆盘在古松树干上，慢慢缩短，巨岩就一分一分的抬了起来。欧阳克陷身在泥浆之中，但见巨岩微微晃动，只压得大缆格格作响。

第二十一回 千钧巨岩

欧阳锋蛇杖摆动，在桅杆上递了过来，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竹棒，还了一招。二人初时空手相斗，这时各使器械，攻击之间，更是猛恶。郭靖用力扳桨，心中挂念师父的安危，但见到二人器械上神妙的家数，又不禁为之神往，赞叹不已。

武学中有言道：“百日练刀、千日练枪、万日练剑”，剑法原最难练。武学之士功夫练至顶峰，往往精研剑术，那时各有各的绝招，不免难分轩轻。二十年前华山论剑，洪七公与欧阳锋对余人的武功都甚钦佩，知道若凭剑术，难以胜过旁人，此后便均舍剑不用。洪七公改用随身携带的竹棒，这是丐帮中历代帮主相传之物，质地柔韧，比单剑长了一尺。他是外家高手，武功纯走刚猛的路子，使上这兵器却是刚中有柔，威力更增。

欧阳锋使动那蛇杖时含有棒法、棍法、杖法的路子，招数繁复，自不待言，杖头雕着个咧嘴而笑的人头，面目狰狞，口中两排利齿，上喂剧毒，舞动时宛如个见人即噬的厉鬼，只要一按杖上机关，人头中便有歹毒暗器激射而出。更厉害的是缠杖盘旋的两条毒蛇，吞吐伸缩，令人难防。

二人双杖相交，各展绝招。欧阳锋在兵刃上虽占便宜，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将开来，攻敌之余，还乘隙击打杖上毒蛇的要害。欧阳锋蛇杖急舞，令对方无法取得准头，料知洪七公这等身手，杖头暗器也奈何他不得，不如不发，免惹耻笑。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帮号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变化精微奇妙，心想此时未落下风，却也不必便掏摸这份看家本领出来，免得他得窥棒法精要，明年华山二次论剑，便占不到出其不意之利。

郭靖站在艇首，数度要想跃上相助师父，但见二人越斗越紧，自己功力相差太远，决计难以近身，空自焦急，却是无法可施。

欧阳锋只感身上炙热，脚下船板震动甚剧，知道这截船身转

眼就要沉没，但洪七公兀自缠斗，毫不稍懈，再不施绝招杀手，只怕今日难逃性命，右手蛇仗忽缩，左臂猛力横扫出去。洪七公以竹棒追击蛇仗，左手挥出挡隔他手臂，忽见欧阳锋手臂随势而弯，拳头疾向自己右太阳穴打来。

这“灵蛇拳法”是欧阳锋潜心苦练而成的力作，原拟于二次华山比武时，一举压倒余子，是以在桃花岛上与洪七公拼拆千招，这路取意于蛇类身形扭动的拳法，却始终不曾使过。蛇身虽有骨而似无骨，能四面八方，任意所之，因此这路拳法的要旨，在于手臂似乎能于无法弯曲处弯曲，敌人只道已将来拳架开，那知便在离敌最近之处，忽有一拳从万难料想的方位打到。要令手臂当真随处软曲，自无此理，但出拳的方位匪夷所思，在敌人眼看来，自己的手臂宛然灵动如蛇。

本来欧阳锋在这紧急关头怪招猝发，洪七公原难抵挡，就算不致受伤，也必大感窘迫，那知欧阳克在宝应与郭靖动手时已先行使用过了，虽然获胜，却给洪七公觑到了其中关窍。那日他不赴黎生等群丐之宴，那日他不赴黎生等群丐之宴，便是在苦思破解之法，这时见欧阳锋终于使出，心头暗喜，勾腕伸爪，疾以擒拿手拿他拳头。这一下恰到好处，又快又准，正是克制他“灵蛇拳法”的巧妙法门。看来似乎碰巧使上，其实却是洪七公经数昼夜的凝思，此后又不断练习而成，以之应付整套“灵蛇拳法”，原是尚嫌不足，却大有奇兵突出、攻其无备之效。

欧阳锋本来料到对方大惊之下，势必手足无措，便可乘机猛施杀手，不料大吃一惊的却是自己，不由得倒退数步，突然间空中一片火云落将下来，登时将他全身罩住。

洪七公也是一惊向后跃出，看清楚落下的原来是一张着了火的大帆。

以欧阳锋的武功，那帆落下时纵然再迅捷数倍，也必罩不住他，只是他蓦然见到自己两年苦思、三年勤练的“灵蛇拳法”竟被对方漫不在意的随手破解了，一时之间茫然若失，竟致不及闪避。那张帆又大又坚，连着桅杆横桁，不下数百斤之重，欧阳锋跃了两次，都未能将帆掀开。他虽遭危难，心神不乱，竖起蛇杖要撑开帆布，岂知蛇仗却被桅杆压住了竖不起来。他心中叹道：“罢了

罢了，老儿今日归天！”突然间身上一松，船帆从头顶揭起，只见洪七公提着船头的铁锚，以锚爪钩住了横桁，正在将帆拉开。却是洪七公不忍见他就活活烧死，当即出手相救。

这时欧阳锋全身衣服和须眉毛发都已着火，立时跃起，在船板上急速滚动，要想滚灭身上火焰，岂知祸不单行，那半截船身忽地倾侧，带动一根粗大的铁链从空中横飞过来，迅捷异常的向他扫去，势道甚是猛恶。

洪七公叫声：“啊哟！”纵身过去抢住铁链。那铁链已被火烧得通红，只烫得双手哧哧声响，肉为之焦。他急忙松手，将铁链投入海中，正要跟着跃下，突然间后颈微微一麻。他一呆之下，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脑海中闪过：“我救了西毒性命，难道他竟用蛇仗伤我？”回头看时，果见蛇杖刚从眼前掠过，一条毒蛇满口鲜血，昂头舞动。洪七公怒极，呼呼两掌，猛向欧阳锋劈去。欧阳锋阴沉着脸向旁闪开，“喀喇”一声巨响，洪七公这两掌把船上一根副桅震为两截。

欧阳锋偷袭得手，心下喜不自胜，但见洪七公狂扫乱打，声势骇人，却也暗暗心惊，不敢硬接他招数，只是闪躲退让。

郭靖大叫：“师父，师父！”爬上船来。洪七公忽感一阵昏迷，摇摇欲坠。欧阳锋抢上两步，运劲猛力一掌击落，正打在洪七公背心正中。欧阳锋杖上的怪蛇本来剧毒无比，幸得他先几日与周伯通赌赛屠鲨，取尽了毒液，怪蛇数日之间难以复原。因此洪七公背上被咬，中毒就轻得多了，但蛇毒毕竟还是十分猛恶，以他这般深厚功力，仍是顷刻间便神智迷糊，受到欧阳锋掌击时竟未运功抵御，口中鲜血喷出，俯身跌倒。

洪七公武功非同小可，欧阳锋情之这一掌还未能送他性命，日后被他养好伤势，那可是遗患无穷，正是：“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飞身过去，举脚使劲往他后心踹下。

郭靖刚从小艇艇首爬上甲板，眼见势急，已自不及抢上相救，双掌齐发，一招“双龙取水”，猛击欧阳锋后腰。欧阳锋虽知郭靖武功不弱，却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左手回带，既架来掌，又攻敌肩，右脚仍是踹下。郭靖大惊，救师心切，顾不得自身安危，纵身跃起，去抱欧阳锋的头颈，这一来自己门户洞开，“波”的一声，胁

下被西毒反手扫中。

这一扫力道虽不甚大，但欧阳锋劲随意到，每一出手都足致敌死命，若非郭靖内功已颇具根底，受伤已自不轻，饶是如此，也感肋下剧痛，半身几乎麻痹。他奋力扑上，对方必然退避，岂知这傻小子竟会如此不顾性命，使上了两败俱伤的蛮招。这一来，踏向洪七公背心的一脚落到中途，只得收回，弯腰反手来打郭靖。到了这近身肉搏的境地，他甚么蛤蟆功，灵蛇拳等等上乘武功都已使用不出。须知武功高强之人临敌出手，决不容他人近身，不待对方发拳出腿，早已克敌制胜，至于高手比武，更是点到即止，那有这般胡扭瞎缠之理？是以任何上乘拳术之中，都无搂抱扭打的招数。这时欧锋被郭靖扼住咽喉要害，反手打出，却被他向左闪开，渐感呼吸急促，但觉喉中双手越收越紧，疾忙又以左肘向后撞去。

郭靖斜身右避，只得放开了左手，随即使出蒙古的摔交之技，左手抢着从敌人左腋下穿出，在他后颈猛力扳落，欧阳锋武功虽强，在他这般狠板之下，颈骨却也甚是疼痛。这一扳在摔交术中称为“骆驼板”，意思说以骆驼这般庞然大物，给这么一板也不免颈骨断折，其实骆驼的头颈当然板不断，只是这一板手法巧妙，若非摔跤高手，极难解救。欧阳锋不会摔跤手法，只得右手又是向后挥击。郭靖大喜，右手立时从他喉头放下，仰身上手，右手又从他右肋下穿了上去，扳在他后颈，纵声猛喝，双手互叉，同时用力捺落。这在摔交术中称为“断山绞”，被绞者已是陷于绝地，不论膂力多强，摔术多巧，只要后颈被对手如此绞住，只有叫饶投降，否则对方劲力使出，颈骨立断。

但欧阳锋的武功毕竟非蒙古摔跤之可比，处境虽已不利之极，仍能设法败中求胜，郭靖双手板下，他却以上乘轻功顺势探头向下一钻，一个筋斗，竟从郭靖胯下翻了出去。以他武学大宗师的身份，如此从后辈胯下钻出，若非身陷绝境，那是说甚么也不干的。他一解开这“断山绞”，立即左手出拳，反守为攻，击向郭靖的后背，不料拳未打到，左下臂却又被扭住。郭靖知道武功远非他的对手，幸好贴身肉搏，自己擅于摔跤，又是丝毫不顾死活，只要不让敌人离开一步，他就伤不得师父。

这时半截船身晃动更烈，甲板倾斜，两人再也站立不定，同时滚倒，衣发上满是火焰。

这时可急坏了黄蓉，眼见洪七公半身挂在船外，全然不动，不知生死，郭靖却与欧阳锋滚来滚去的扭打不休，两人身上都着火，情势紧迫之极，当下举桨往欧阳克头上砸去。欧阳克右臂虽断，武功仍强，侧身避过木桨，左手倏地探出，来拿她手腕。黄蓉双足猛力一顿，小艇倾侧。欧阳克不识水性，身子晃了几晃，惊惶之下，便即缩手。黄蓉乘那小艇侧回，借着船舷上升之势跃入海中。

她划得数下，已冲向大船。那半截大船已大半入水，船面离水不高，黄蓉爬到船上，从腰间取出峨眉钢刺，上前相助郭靖。只见他与欧阳锋扭成一团，翻来滚去，毕竟欧阳锋武功强出甚多，已把郭靖按在底下，但郭靖牢牢揪住他的双臂，叫他无法伸手相击。黄蓉穿火突烟，纵上前去，举刺向欧阳锋背心插下。

欧阳锋虽与郭靖扭打正急，但钢刺刚要碰到他背心，已然惊觉，用力扳转，反把郭靖举在上面。黄蓉弯腰仍用钢刺去刺他脑袋，可是欧阳锋左闪右避灵动之极，她接连三刺都没刺中，最后一刺托的一下，插上了船板。一阵黑烟随风刮来，熏得她眼也睁不开来，刚要伸手揉眼，忽地腿上一痛，翻身摔倒，原来被欧阳锋反脚以脚跟踢中。黄蓉打了个滚，跃起身来，头发也已着火，正要上前再斗，郭靖大叫：“先救师父，先救师父！”黄蓉心想不错，奔到洪七公身旁，抱着他一齐跃入海中，身上火焰立时熄灭。

黄蓉将洪七公负在背上，双足踏水，游向小艇。欧阳克站在艇边，高举木桨，叫道：“放下老叫化，只许你一人上来！”黄蓉将钢刺一扬，叫道：“好，咱们水里见真章！”攀住艇边，猛力摇晃。小舢舨左右摆动，眼见就要艇底向天。欧阳克大惊，牢牢抓住船舷，叫道：“别……别摇，小船要给你搞翻啦！”黄蓉一笑，说道：“快拉我师父上去，小心了，你弄一点儿鬼，我把你在水里浸足三个时辰。”欧阳克无奈，只得伸左手抓住洪七公的后心，提上艇去。黄蓉微笑赞道：“自从识得你以来，第一次见到你做了件好事。”欧阳克心中一荡，要待说话，却说不出来。

黄蓉正要转身再游往大船助战，猛听得山崩般一声巨响，一

大堵水墙从空飞到，罩向头顶。她大吃一惊，忙屏息闭气，待海水落下，回过头来，伸手将湿淋淋的头发往后一掠，这一下登时果了。只见海面上一个大漩涡团团急转，那冒烟着火的半截大船却已不见，船上扭打缠斗的郭靖与欧阳锋也已无影无踪。

在这一瞬之间，她脑中空洞洞地，既不想甚么，也不感到甚么，似乎天地世界以及自己的身子也都蓦地里消失，变得不知去向。突然间，一股咸水灌向口中，自己正在不断往下沉去，她这才惊觉，双手向下掀了数下，身子蹿上来冒头出海，四顾茫茫，除了一艘小艇之外，其余的一切都被大海吞没。

黄蓉低头又钻入了海中，急往漩涡中游去。她水性极高，漩涡力道虽强，却也能顺着水势游动。她来往回游找寻郭靖，在四周打了十多个圈，郭靖固然不见踪影，连欧阳锋也不知到了何处，看来两人都被沉船带入海底深处了。

再游一阵，她已是筋疲力尽，但仍不死心，在大海中乱游乱闯，只盼天可怜见，竟能撞到郭靖，但四下里唯见白浪连山，绝无人影，又游了大半个时辰，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只好上船休息片刻，再下海寻找，当下游近舢舨。

欧阳克伸手拉她上去。他见叔父失踪，也是十分惶急，连问：“见到我叔叔么？见到我叔叔么？”黄蓉心力交瘁，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慢慢回复知觉，但觉身子虚浮，似在云端上下飘荡，耳畔风卷浪涛，澎湃作响。她定一定神，坐起身来，只见小舢舨顺着海流正向前疾行。这时离沉船处已不知多远，郭靖是再也找不到了，她心中一阵伤痛，又晕了过去。欧阳克左手牢牢抓住船舷，双足撑住船板，只怕舢舨起伏之际将自己抛了出去，那敢移动半步。

又过了一顿饭时分，黄蓉重又醒转，心想靖哥既已葬身海底，自己活着有何意味，眼见欧阳克那副眼鬓唇颤、脸如土色的害怕神态，只感说不出的厌憎，心想：“我岂能与这畜生死在一起？”站起身来，喝道：“快跳下海去！”欧阳克惊道：“甚么？”黄蓉道：“你不跳么？那，我把舢舨弄翻了再说。”纵身往右舷一跳，舢舨登时侧过，她跟着又往左舷一跳，船身向左侧得更厉害。

但听欧阳克吓得高声大叫，黄蓉于悲伤中微觉快意，又往右舷跃去。欧阳克知道只要被她东跳西跃的来回几次，舢舨非翻不可，见她又跃向右舷，忙纵身跃向左舷，身子落下的时刻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同时落下，舢舨只向下一沉，却不倾侧。黄蓉连试两次，都被他用这法子挡住。

黄蓉叫道：“好，我在船底凿几个洞，瞧你有甚么法。”拔出钢刺，跃向船心，瞥眼间只见洪七公俯伏在船底，因他始终不动，自己心中只是念着郭靖，竟把师父忘了，这时一惊之下，忙俯身探他鼻息，缓缓尚有呼吸。她心中略慰，扶起洪七公来，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再抚摸他心口，虽在跳动，却是极为微弱。黄蓉救师心切，便不再去理会欧阳克，解开洪七公的上衣察看伤势。

突然舢舨猛烈震动，欧阳克欢声大叫：“靠岸啦，靠岸啦！”黄蓉抬起头来，只见远处郁郁葱葱，尽是树木，舢舨却已不动，原来在一块礁石上搁了浅。

这处所离岸尚远，但瞧到海底，水深不过到胸腹之间。欧阳克跃入水中，跨出几步，回头向黄蓉瞧瞧，重又回来。

黄蓉见洪七公背上右胛骨处有一黑色掌印，深陷入肌，似是用烙铁烙出来一般，不禁骇然，心想：“那西毒一掌之力，怎会如此厉害？”又见他右边后颈有两个极细的齿痕，若非用心检视，几乎瞧不出来，伸手在齿痕上轻按，却是触手生疼，炙热异常，急忙缩手，问道：“师父，您觉得怎样？”

洪七公哼了一声，并不答话。黄蓉向欧阳克道：“拿解药来。”欧阳克双手一摊，做了无可奈何的姿式，说道：“解药都在我叔叔那里。”黄蓉道：“我不信。”欧阳克道：“你搜便是。”解开衣带，将身上各物尽数捧在左手。黄蓉见果然并无药瓶，道：“帮我扶师父上岸！”

两人各自将洪七公的一臂放在肩上，黄蓉伸出右手，握住欧阳克的左手，让洪七公坐在两人的手臂之上，走向岸去。黄蓉感到师父身子不住颤抖，心中甚是焦急。欧阳克却大为快慰，只觉一只柔腻温软的小手拉着自己的手，正是近日来梦寐以求的奇遇，只可惜走不多时，便已到岸。

黄蓉蹲低身子，将洪七公放在地下，道：“快去将舢舨拉上岸来，别给潮水冲走了。”欧阳克左手放在唇边，兀自出神，听黄蓉呼叫，呆呆发怔，却没听清她说些甚么，幸好黄蓉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只横了他一眼，又说了一遍。

欧阳克将舢舨拖上岸来，见黄蓉已将洪七公身子翻转了，让他俯伏草地，要设法治伤，心想：“这里不知是何处所。”奔上一个山峰四下眺望，不禁惊喜交集，只见东南西北尽是茫茫大海，处身所在原来是个小岛。岛上树木茂密，却不知有无人烟。他惊的是：若是个荒岛，既无衣食，又无住所，如何活命？喜的是：天缘巧合，竟得与这位天仙化身的美女同到了此处，老叫化眼见重伤难愈，自己心愿岂有不偿之理？心想：“得与佳人同住于斯，荒岛即是天堂乐土，纵然旦夕之间就要丧命，也是心所甘愿的了。”想到得意之处，不禁手为之舞，足为之蹈，突然右臂一阵剧痛，这才想起臂骨已断，于是用左手折下两根树枝，撕下衣襟，将右臂牢牢的与树枝绑在一起，挂在颈中。

黄蓉在师父背上蛇咬处挤出不少毒液，不知如何再行施救，只得将他移上一块大石，让他躺着休息，高声对欧阳克道：“你去瞧瞧这是甚么所在，邻近可有人家客店。”欧阳克笑道：“这是个海岛，客店是准定没有的。有人没有，那得瞧咱们运气。”

黄蓉微微一惊，道：“你瞧瞧去。”欧阳克受她差遣，极是乐意，展开轻功向东奔去，只见遍地都是野树荆棘，绝无人迹曾到的景象，路上用石子打死了两头野兔，折而向北，兜了个大圈子回来，对黄蓉道：“是个荒岛。”

黄蓉见他嘴角间含笑，心中有气，喝道：“荒岛？那有甚么好笑？”欧阳克伸伸舌头，不敢多话，将野兔剥了皮递给她。黄蓉探手入怀，取出火刀火石和火绒，幸好火绒用油纸包住，有一小块未曾浸湿，当下生起火来，将两只野兔烤了，掷了一只给欧阳克，撕了一块后腿肉喂给师父吃。

洪七公既中蛇毒，又受掌伤，一直神智迷糊，陡然间闻到肉香，登时精神大振，兔肉放到嘴边，当即张口大嚼，吃了一只兔腿，示意还要，黄蓉大喜，又撕了一只腿喂她，洪七公吃到一半，渐感不支，嘴里咬着一块肉沉沉睡去。

黄蓉只吃得两块兔肉，想起郭靖命丧大海之中，心中伤痛，喉头哽住，再也吃不下了。眼见天色渐黑，找到了个岩洞，将师父扶进洞去，欧阳克过来相助，帮着除秽铺草，抱着洪七公轻轻卧下，又用干草铺好了两人睡卧之处。黄蓉冷眼旁观，只是不理，见他整理就绪，伸了个懒腰，贼忒嘻嘻的要待睡倒，霍地拔出钢刺，喝道：“滚出去！”欧阳克笑道：“我睡在这里又不得你事，干么这样凶？”黄蓉拿起一根燃着的树枝，点然了他铺着的干草，火头冒起，烧成一片灰烬。

欧阳克苦笑几声，只得出洞，他怕岛上有毒虫猛兽，跃上一株高树安身。这一晚他上树下树也不知有几十次，但是岩洞口烧着一堆柴火，隐约见到黄蓉睡得甚是安稳，数十次想闯进洞去，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不住咒骂自己胆小无用，自忖一生之中，偷香窃玉之事不知做了多少，何以对这小小女子却如此忌憚。他虽伤臂折骨，然单凭一手之力，对付她尚自裕如，洪七公命在重危，更可不加理会，但每次走到火堆之前，总是悚然回头。

这一晚黄蓉却也不敢睡熟，既怕欧阳克来犯，又担心洪七公的伤势有变，直到次日清晨，才安心睡了一个时辰。睡梦中听得洪七公呻吟这数声，便即惊醒而起，问道：“师父，怎样？”洪七公指指口，牙齿动了几动。黄蓉一笑，把昨晚未吃完的兔肉撕了几块喂他。七斤肉一下肚，元气大增，缓缓坐起身来调匀呼吸。黄蓉不敢多言，只凝神注视他的脸色，但见他脸上一阵红潮涌上，便即退去，又成灰白，这般红变白、白变红的转了数次，不久头顶冒出热气，额头汗如雨下，全身颤抖不已。

忽然洞口人影一闪，欧阳克探头探脑的要想进来。黄蓉知道师父以上乘内功疗伤，正是生死悬于一线之际，若被他闯进洞来一阵罗唆，扰乱心神，必然无救，低声喝道：“快出去！”欧阳克笑道：“咱们得商量商量，在这荒岛之上如何过活。今后的日子可长着呢！”说着便踱进洞来。

洪七公眼睁一线，问道：“这是个荒岛？”黄蓉道：“师父您用功罢，别理他。”转头对欧阳克道：“跟我来，咱们外面说去。”欧阳克大喜，随她走出岩洞。

这一日天色晴朗，黄蓉极目望去，但见蓝天与海水相接，远

处闲闲的挂着几朵白云，四下里确无陆地的影子。她来到昨日上陆之处，忽然一惊，问道：“舢舨呢？”欧阳克道：“噢，那里去了？定是给潮水冲走啦！啊哟，糟糕，糟糕！”

黄蓉瞧他脸色，料知他半夜里将舢舨推下海去，好教自己不得泛海而去，其居心之卑鄙龌龊，不问可知。郭靖既死，自己本已不存生还想，大海中风浪险恶，这一艘小舢舨原亦不足以载人远涉波涛，但这样一来，事机迫切，只怕已挨不到待师父伤愈再来制服这恶贼。她向欧阳克凝视片刻，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在思量如何杀他而相救师父。欧阳克被她瞧得低下头去，不敢正视。黄蓉跃上海边一块大岩石，抱膝远望。

欧阳克心想：“此时不乘机亲近，更待何时？”双足一登，也跃上岩来，挨着她坐下，过了片刻，见她既不恼怒，也不移开身子，于是又挨近，低声说道：“妹子，你我两人终老于此，过神仙般的日子。我前生不知是如何修得！”黄蓉格格一笑，说道：“这岛上连师父也只得三人，岂不寂寞？”欧阳克见她语意和善，心中大喜，道：“有我陪着你，有甚么寂寞？再说，将来生下孩子，那更不寂寞了。”黄蓉笑道：“谁生孩儿啊？我可不会。”欧阳克笑道：“我会教你。”说着伸出左臂去搂她。

只觉左掌上一暖，原来黄蓉已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欧阳克一颗心突突乱跳，神不守舍。黄蓉左手缓缓上移，按在他手腕上的脉门之处，低声问道：“有人说，穆念慈姊姊的贞节给你毁了，可有这回事？”欧阳克哈哈一笑，道：“那姓穆的女子不识好歹，不肯从我，我欧阳公子是何等样人，岂能强人所难？”黄蓉叹道：“这么说，旁人是冤屈她啦。穆姊姊的情郎为了这件事跟她大吵大闹。”欧阳克笑道：“这孩子空自担了虚名儿，可惜可惜！”黄蓉忽向海一指，惊道：“噢，那是甚么？”

欧阳克顺她手指往海心望去，不见有异，正要相询，突觉左腕一紧，脉门已被她五指紧紧扣住，半身酸软，登时动弹不得。黄蓉右手握住钢刺，反手向后，疾往他小腹刺去。两人相距极近，欧阳克又正是神魂颠倒之际，兼之右臂折骨未愈，如何招架得了？总算他得过高人传授，白驼山二十余载寒暑的苦练没有白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长身往前疾扑，胸口往黄蓉背心猛力撞

去。黄蓉身子一晃，跌下岩来，那一刺却终于刺中了他的右腿，划了一条半寸多深、尺来长的口子。欧阳克跃下岩来，只见黄蓉倒提峨眉钢刺，笑吟吟的站着，但觉满胸疼痛，低头看时，见胸前衣襟上鲜血淋漓，才知适才这一撞虽然逃得性命，但她软猬甲上千百条尖刺却已刺入了自己胸肌。

黄蓉嗔道：“咱们正好好的说话儿，你怎么平白无端的撞我一下？我不理你啦。”说着转身便走。欧阳克心中又爱又恨，又惊又喜，百般说不出的滋味，呆在当地，做声不得。

黄蓉回向岩洞，一路暗恨自己学艺不精，得遇如此良机仍是被他逃脱。走进洞内，见洪七公已然睡倒，地下吐了一摊黑血，不禁大惊，忙俯身问道：“师，怎样？觉得好些么？”洪七公微微喘息，道：“我要喝酒。”

黄蓉大感为难，在这荒岛上却那里找酒去，口中只得答应，安慰他道：“我这就想法子去。师父，你的伤不碍事么？”说着流下泪来。她遭此大变，一直没有哭过，这时泪水一流下，便再也忍耐不住，伏在洪七公的怀里放声大哭。洪七公一手抚摸她头发，一手轻拍她背心，柔声安慰。老叫化纵横江湖，数十年来结交的都是草莽豪杰，从来没和妇人孩子打过交道，被她这么一哭，登时慌了手脚，只得翻来覆去的道：“好孩子别哭，师父疼你。乖孩子不哭。师父不要喝酒啦。”

黄蓉哭了一阵，心情略畅，抬起头来，见洪七公胸口衣襟上被自己泪水湿了一大块，微微一笑，掠了掠头发，说道：“刚才没刺死那恶贼，真是可惜！”于是把岩上反手出刺之事说了。洪七公低头不语，过了半晌，说道：“师父是不中用的了。这恶贼武功远胜于你，只有跟他斗智不斗力。”黄蓉急道：“师父，等您休息几天，养好了伤，一掌取他狗命，不就完了？”洪七公惨然道：“我给毒蛇咬中，又中了西毒蛤蟆功的掌力。我拼着全身功力，才逼出了蛇毒，终究也没干净，就算延得数年老命，但毕生武功已毁于一旦。你师父只是个糟老头儿，再也没半点功夫了。”黄蓉急道：“不，不，师父，您不会的，不会的。”洪七公笑道：“老叫化心肠虽热，但事到临头，不达观也不成了。”

他顿了一顿，脸色忽转郑重，说道：“孩子，师父迫不得已，想